

孟子

盡心

或



舊唐書
德川氏藏

是則定四書章句之十六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
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
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六章
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曰心者神明之舍具衆理之心之體也應萬事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條三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處互相發云

南鑾
彥庫

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
無不周充盡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用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而不舍上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得義之性存之養得仁之性存之養得禮之性存之養得智之性存之養
以事天也性存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
如大學是格心而後知其性也
於意誠則存其心而後知其性也
循理而存養則本然也
性者不能存之則性得盡其心而無所害矣
所以請事斯順乎天之蓋能盡其心而無所終始之謂事徹上存莫是盡至地徹上存莫

吳無障曰恒情於歿有
畏避之意於存育羨慕
之意是把歿存作兩項
看便是氣之也不氣者
直是生死一視畧不以此
動心

歿壽命之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
便須理會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此裏到存得
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此裏到存得
輔氏曰也須當順物而為自害謂違悖而後我傷之性
是本不承可以我傷之性
也奉承之心而傷之性
知性存心之先盡心上是後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
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存心之先學是工
夫之謂養性在存心下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
工之故養性在存心下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
養性然後能事此心而後能事此心而後能事此心
所以付予我者此心而後能事此心而後能事此心
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

揚子法書同明篇云或曰命曰命若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之命謂情同為也命不可離也

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
不以人為害之朱子曰死壽不貳不以為死生為吾
未死一日要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不疑若一日
立命既不以天壽動心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
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
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
○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以悅戚
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
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
理與氣言通考朱氏公遷曰以氣言立命以知言俟命以
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
言俟命則不即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
在○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
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身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秋

蒙子曰九峰之說最明故詳抄之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
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
只是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
名便是四者之總歸而不謀乎四者之言由氣化
有道之名是太虛圖上那一員圈氣化便是陰靜陽
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
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知覺又是那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天之名
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
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
長消息底道理故有性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
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峯蔡氏曰橫渠
四語只是理氣一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
無盡而太虛之謂道以理言也由氣化有天之名即
一陰一陽之謂道以氣言也由氣化有天之名即
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也以合虛與氣有性

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入心道。心之謂。以
欲學。者於三者同。處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正
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
以。理。言。則。幾。于。泛。以。形。幹。謂。之。天。惟。以。形。幹。言。則
涉。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虛。之。謂。道。所。以
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由
陰。而。又。一。陽。一。陰。而。又。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由
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化。也。化。云。者
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于。氣。而。具。於。人。此。合。太
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
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
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通。考
某。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于。氣。之。名。也。二。氣
送。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源。行。氣。根。于。理。而。理。墮
于。氣。此。即。襟。於。氣。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
而。知。覺。則。襟。於。氣。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
萬。事。者。也。○。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
而。言。蓋。謂。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
虛。與。氣。證。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
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蓋。謂。有
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

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
各。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幹。也。道。以。理。之。運。行
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者。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
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
性。之。各。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與。氣。有
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一。五。妙。合。之。意。心
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愚。謂。盡。心。知。性
也。故。曰。恰。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
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
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則
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
冥。行。妄。作。而。已。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
事。則。必。至。于。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殊。壽。貳。其。心
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
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泯。蕩
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
萬。理。洞。貫。欽。之。而。無。所。不

王充曰魯城門久朽欲傾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去下而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此命字如獲薄水非禮勿動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死於若牆之下亦命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則不立乎巖牆之下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當立立則壓死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所自取非正命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乃是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研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何今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而有罪為犯與立巖牆上章所謂修身是也○新安陳氏曰盡其道而有罪為犯與立巖牆上章所謂修身是也

愚按桎梏死者命也非正命也朱子曰命有正有非正是也上所謂莫非命也一句徹上徹下犯罪至惡也不慮人之桎梏我至惡也夫與之至惡時君之政使之犯罪使之桎梏罪惡亦所不願也豈可謂非命乎哉昔諸葛武侯不行大赦此又為天正命者也又按秦虛籛引越椒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伯石豺狼之聲耳太子勤之異貌以為桎梏死者亦命也予又謂周車夫縱理入口薄太后之相之類禍福皆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

乎凶禍殃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亦命之正也
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此章與上章蓋
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曰
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此干雖殺身正也盜路
雖永年非正也知謂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
惑於死生壽夭一知謂此道理安排是謂知命既
了不成一向委付是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
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自家身分上道
憾是謂正命○雲峯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
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極
措死及死于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源蕩不
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
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命在後知在立先通考程氏
復心曰上章止於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
天所受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
故上章所謂君子修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
此也

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声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

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
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趙氏曰言為仁由

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声○宋子曰

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心無分毫之益况不
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於心無分毫之益况不
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
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

表了凡此字本中庸末
萬物就是天地間之萬物
不必說君臣父子事物細微
物身我對致中和而萬物育
焉惟其皆備于我故也

所以過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
有求之者矣有求之之道
然非不知其有命焉固亦有求而
不得者亦多矣
以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
而不得者多矣
仁義禮智根于性乃所得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
求也必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
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通考程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九夫去惡三夫去真好三夫去

去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而無不利上

矣利順其為樂孰大於是宋子曰萬物不是萬物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事

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實

父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快活然反之一毫之於身有

仰不不愧天俯不各盡其當然而快活然反之一毫之於身有

此謂反身而誠則中心愧作不能以此說盡有如何會樂橫

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此說盡有如何會樂橫

乃躬行之而誠只是天下公之理我無欠了他底若

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為一時見

非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强見得透信得我及處到強

恕而求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在我矣下言強

者既而求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在我矣下言強

四書大全 孟子卷一 六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而己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慶源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者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當然則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方行所以然則能知天道矣○勿軒也強怒而行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入反身而誠上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人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從善之人終身無復反又有恥辱之累矣

雅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己矣故過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幾也人能以己之無恥而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陸象山曰人惟知不貴然後知所耻不然恐其愧耻之心將有移于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由君子觀乃所謂無耻者也

為他作於

取者吾所固有羞惡去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
失之則入為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補氏曰存
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
讀之使人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
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慶源補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足無
所不為者也故入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
計其愧恥之心雖固亦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
矣○慶源補氏曰為所不為之巧此行險而無所
相反則守正而有為所不為之巧則行險而無所
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巧不
拙附正是深恥此一巧字

濂溪拙賦載在性理大全

賦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袁了凡曰註且一說后說直
載似得善意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
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入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

說以不耻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取
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
有或問人有耻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耻其不能
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補

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之則終不能矣是能以貴夫
恥也取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能以貴夫
夫恥也取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能以貴夫
無恥也取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能以貴夫
人所以相表裏也二無恥所以勤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
章正相表裏也二無恥所以勤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

四書卷之六

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已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置置貴矣曰尊德樂義則可

以置置貴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自得無欲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

形向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而不失義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

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戒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

素凡見即見龍在田之見當不得志之時只修身隱于家可矣何必求見于世哉

徐玄扈曰見于世非表
異也珠藏澤自媚玉
韞山含暉是已

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各實之顯者也新安陳氏曰內畫脩身之實而名自著見于世蓋實之不
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
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
之實新安陳氏曰得志無善此士得已之實也○此章
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句踐
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
所不夫失之義也道言於己自得以用互不相明耳窮則失
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擇設於已無非道之所在
已矣道不離道則九其舉措于已無非道之所在
故有志以副民望也唯義之安也其曰道得志不得志
得志蓋澤所加于民也○雲峯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
云者志之所欲也○雲峯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
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峥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
輕是窮達審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
善故窮亦善達亦善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
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徐傲曰自古帝王君臨天下
皆能使民會極歸極不但
有與起之心而已惟文王宜
王不王而人之相慕奮發
特出于精神之鼓舞所
文王而不及其他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
人之才智者也蓋隆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
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
為也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興起
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
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所自立耳
蓋無特立之操教之累以蔽其素養之天有過人之
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素養之天有過人之
才以致其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素養之天有過人之
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自

家凡曰圖貴原是外物故曰附自視欲然不知之圖貴也徐做強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而況韓魏之家附之否者若贅疣然於吾身添一物也

不以九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

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

曰言有過久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輕者不得遂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繫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

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

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

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弗

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罪當死吾求所

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

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

然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

○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巳故雖死而不怨殺者

已而吾但為其事也為其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

勞與殺之怨怒其可得而逝乎君子則私意妄作而

實所當為則雖弗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

而不自怨也

欲音坎

吳無障曰此因王伯之民
氣象不同而相見王道之
大主意只歸結王者身上先
儒謂王之民雨露之草木
也伯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可
謂善論王道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
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
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
如履獵節僅少以為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定於
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揚
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遠道于譽之事若王者
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
者丞民之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
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

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
○新安陳氏曰二如字即向如取暗如之如語
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
易說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道廣
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
字相之因民之所惡而去聲上之非有心於殺之
也何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
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
輔氏

豐稷宋哲宋朝為殿中
侍御大夫諫首論茶葉
之罪數上疏言近習之非
氏族大全
庸在王者庸之在民

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而得夫善如走所謂匡
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
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有於此也此即
大音扶
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
苦器不若藏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
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句釋是其德業之盛爰源
曰德以其得于已者而言業以其見于事者而言

玉篇云陶人作瓦器
甄才

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陶之

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其罅虛訝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程子曰

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宋子曰經歷不必

為所行之地九其程子直以所過者化及風聲氣俗

言所過者化則九其程子直以所過者化及風聲氣俗

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

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

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

所謂神耳○問所經之歷○化皆化如其所以然者是則

歷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亦是見其如此○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

不測亦是見其如此○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

陶

歎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躰也。所謂過化存神，其化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美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伯者之大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之，大其區區，在於過化存神，屢矣。此又言王伯之民，其不同如此。○孟子辨王伯，對說中言王而不及伯，末方以小補綴上伯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堯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也，仁聲如郊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政謂道去德齊禮教，所以格其心也。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法，道之以政，齊之以禮，所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為得民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

閑不學不慮只可在撥提時說成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酬酢如何能得不學不慮王龍溪曰此正入聖階路學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只復得他不學不慮之體而已

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時尊而教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父母不足道者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財一不使民財又恐後世貪君污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句集註又足而君無不借也意謂無善政則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借也意謂無善政則猶以爲不足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一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長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天下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于

蘇紫溪曰達之二字猶言知皆擴而充之也即此一念之發而達之無所不愛即念之敬而達之無所不敬斯爲仁義耳若常人不能達便是失了赤子之心

者他本

觀靜子曰昔人有從海鷗
持者入其群不驚焉不騷機
心不露於神色故也孔運曰
鳥獸之巢可俯而聞也知
此可以知海之深鹿豕游矣
與木石居神凝而形忘與
安望之如木人也

謂入獸不亂羣子入鳥不亂行豈是容易異乎野人幾希全是木石形骸鹿豕襟度熙熙與太虛同體也惟與太虛同體故有感觸无不沛然善
言善行皆實之故物隨感
隨應極幾希之妙用豈敢
敬于聞見哉

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
友愛天下即所謂仁義否○潘室陳氏曰此章無推
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
同然也親上仁之發教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
雖一人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
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上仁之實教
乎天下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心可通
兄出于良知良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教
也善故行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行去也

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

上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

此如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

善言善行皆足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

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

矣非孟子造反到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問聖

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能禦其未有所聞

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

善言善行便沛然而不可禦也南軒張氏曰所謂

善言善行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
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
典此章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為

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天欽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

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

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

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當為者義也所不可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

所不可欲者不善也君子之道止於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心至矣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

不知但初聞之欲之耳今既知其不當為不當

已矣○勿軒錄氏曰此大率誠意章事无為其所

也無欲其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

人不知幾誠之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

所不欲是誠之擴充其羞惡之心且謹其動之

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動而不可勝用矣

氏曰李氏之說上言禮義下言制心則能不欲

所不為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能也

所不當欲則為充其羞惡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

之心以達夫義之用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

疾

知去声

疾丑月反疾

四書大全卷之六

二十二

德慧者德之慧警也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廣源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空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術知也有夫德慧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慙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人平居无事渙然不省唯疾疾加也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

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弱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謝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歆之章互相發故集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伏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王我于成勿自沮而深自力于以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疾不能為五口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謂逢迎也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謂逢迎也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

此而不忘也。愛源補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

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要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子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

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

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

子曰必功覆敷救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伊氏

曰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肯意不

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于天均之為天生之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及形句龍在田天下

文明者已而己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

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愛源補氏曰

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雲峯胡氏曰

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一見龍在田天下

明在下之大人也。孟子所論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

下而為臣者也。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

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尹耕莘出鉤謂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
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固安社稷為悅則志
存乎功業者存也與為容悅者固其間矣然未及其志
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
則亦所屑為矣○古之為人惟守道明其義而毫末不
世之狗也功業在前者必明為而在夫道而非其道可
敢後行也天民者必明為而在夫道而非其道可
而後行也天民者必明為而在夫道而非其道可
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在道而謂之生民也其理無
具而人言能全夫天理者在道而謂之生民也其理無
者也是以其在下而物未達故謂之已而民若伊尹之
野然是也意正已而物未達故謂之已而民若伊尹之
規然通焉固于正物則其道狹矣至而物自正也若
無不通焉固于正物則其道狹矣至而物自正也若
下其間號為賢臣者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
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
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
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

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私進退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
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
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道周公之無意無必
功名者富貴不足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
貴者安社稷為悅志于功名者君為容悅志于富
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功名也○
純乎自然而無意於功名也○
德之自然而無意於功名也○
不足累其心矣

樂音洛王與音去声下並同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
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
於我而况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

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不作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程子推原所以仰不愧

於天俯不怍于人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反例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愧

樂音洛

之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

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

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馬○新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

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繫於天樂一繫於人樂其可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胞中多所愧怍則雖處

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

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

愧作則難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去聲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

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

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而此言○慶源輔氏曰

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事也所欲未足
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樂則
於無所損也○雲峯胡氏曰前章君子樂之何
也曰性之於中也此章君子樂之何也曰性之於
固不以達天下而在上有所加也故君子樂之何
其所以乎夫天下者無不被其澤也此謂斯道大
行之無一夫不被其澤也此謂斯道大行之無一
存焉何時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此謂
行一焉何時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此謂
是道有時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澤也此謂
雖樂乎此而位也况其行道者若夫是以則不能
才而樂乎此而位也况其行道者若夫是以則不能
天聖人之樂深乎樂已者教而育之於性分之內且
孟子曰性三樂則曰王天下與自天倫之樂有及
則曰性三樂則曰王天下與自天倫之樂有及
伏公遷曰君子之樂而自謙以爲樂者凡三章此
樂有盡曰性三樂則曰王天下與自天倫之樂有及
正也孟子告時君而自謙以爲樂者凡三章此
之出於人心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分定故也

分去去声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個道理
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此子若窮而為
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此子蓋這一個道理合下
都定了更添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固是天下所欲與其處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此中之道若進而得其
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
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

來了凡曰玩根字則知其餘
認是枝葉

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

見音現 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
反又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根本也
生發見下同反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
溢音逸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
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
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體根
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

中庸卷下

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謂順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
生發自不程子曰醉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
可過矣唯有德者能之便見得四端義禮智根于相
離不得總有此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心上相
譬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粹然便無心上相
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
物在其中○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
合下生時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于外衆人則
士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
沒了義之根有愈狠底心便沒了一重隔了這箇
底心便沒了智之根却各有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
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士而已○人便
軀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然恭足容重不是
恭不待自家教他足容自然重○然恭足容重不是
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然恭足容重不是
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
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于心者培養得
厚盛則發于外者自然醉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

不竟其所以然通考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
正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未
也孟子以性與天道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于心之
患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智皆為性之德者自其蘊
性者本其得于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
諸我而言也專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養之則為
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
御氣○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
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
分也其在內者而無所慕
於勢分之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

作字下諸本有句

辭去聲下同

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

則仁人以為歸矣已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下形句反前篇

仁人指伯夷其三公前篇以為太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

衣去去聲

鄧孺子呈詞之宅三段正是教天下以善養老非實叙老之政下承言而謂謂善養老者亦只如此而已

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畜詩六反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

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大他蓋及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反詩六

謂雞琬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

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

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

李斯五更相拒米今身所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者五更之禮文而已

家執首古之力也此時

云尔在拒米不傳

三老五更事見後漢書顯

宗紀及通鑑綱目三老謂之

禮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

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教民

勝音升

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教民

勝音升

也

唐正觀中斗米三錢

庶幾于聖人之政

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

臘而遺以水澤居者

買庸而決竇故饑歲

幼弟不饑穰歲之秋

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之實粟也

之實粟也

之實粟也

之實粟也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反詩六

謂雞琬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

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有善養老者則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

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

李斯五更相拒米今身所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者五更之禮文而已

家執首古之力也此時

云尔在拒米不傳

三老五更事見後漢書顯

宗紀及通鑑綱目三老謂之

禮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

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教民

勝音升

也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教民

勝音升

也

唐正觀中斗米三錢

庶幾于聖人之政

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

臘而遺以水澤居者

買庸而決竇故饑歲

幼弟不饑穰歲之秋

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之實粟也

之實粟也

之實粟也

之實粟也

此是管仲之言也

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奪農時則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
稅斂此則皆得治其田毒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
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如曰聖人之治天下
衣食足而後知節察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禮
仁常心即所謂仁也此道也○水火之多則民皆
義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致於吝吝則私其有烏得
則易公其所以無事亦多矣然其大本在養
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矣然其大本在養
民而使民務本以食為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
孟子言治本以豐財之使民足其食之不在乎他
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
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
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
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
不可為衆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知天下之
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動吾之視遊於聖人
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衆也○潛
室陳氏曰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
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
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

矣凡日觀水有術者觀其
源頭共消之益耳惟觀其濶
急湍迴處始見其混不啻
之趣日月有明現其作魄亦不
見其明之盛惟于際際苟

朱子此
段似詩之
比

朱子此
段似詩
之興

可容光日月必照 察其際之
不遺知其全体之无尽

吳無障曰成章不重文章外見
蓋下學工夫做到盡頭處自有
一段文采煥發而不可掩此所
謂成章成章 只見其工耳
到耳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
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
見形旬也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一段有文理可
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達者
成了不是半上落下的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謂聖
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韓氏曰如自有諸已之

此段朱子曰似詩之興

自志學至於從心不逾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
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
能測識也新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此章
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此章
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
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此者但比之以
此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于九皐之類是也
物以類聚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詩之比興則引
之之上引堯舜而終說破其事如詩之比興則引
興也遊聖門雖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與起為
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
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
工夫欠少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
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
豈能蠟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
之至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統之以見學者當務
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
所得通考陳陽計氏曰第十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
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
者不足現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

志

揚子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類之人亦類之徒也是語亦此意矣

牛春字曰為善為利二為字俱去声只是向善向惡的念頭耳從此做去方是作為非此時就便有所作為也

徐岩泉曰鷄鳴而起指人初醒眼時日十二時作為皆萌於此善從此始惡亦從此發復之一陽也姤之陰也

蕭望之傳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此亦本于此章而言歟

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驟等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與孜孜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是有心於利非利只是理不明終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

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矣中間是兩者相並在這重條路做這邊去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問也○揚子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

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太學之道所以雖下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

裏

知為先也。○新安原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則認利為義，認人守之，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精，則今日為善，明日念怠，其為善之力，而不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以守皆可為善者，將真可為善矣。此或問：雞鳴而起者，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慶義兩立，華學不已，則庶乎可以進于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教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教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也。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亦去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高不枯古之入道，一毫而隱，天下不與也。○天下奉一毫，不取也。人入道，不損一毫，天下不與也。○天下奉一毫，禽子問楊子曰：固非去子力體之，一毛之利，天下不與也。○天下奉一毫，乎楊子曰：世固非去子力體之，一毛之利，天下不與也。○天下奉一毫，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畜神氣，雖一息之耳，然不說只是箇道進物外，僅足其身微似之。

損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放也。止也。去也。利，利也。天下，天下也。為之，為之也。

林次崖曰譬之求表葛楊子則專於穿表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求表葛並穿聖賢則夏穿葛又冬穿表者也吳無障曰權即是中固有于莫之中故摘一權字以破之蓋中本虛活萬用不窮權正是虛靈活發處如揖遜放伐同歸於中權之者當也

沒反放至也此失於大過者○南軒張氏曰擊其觸也放至也頂以至踵一身之間九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鍾反直為也

所以稱平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體性達權然後能執之○南山楊氏曰中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刀

其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

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

其平非所以用中也

龜

默識字如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

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

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

非謂堯舜湯之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者直畧則不中矣

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

執此二者之中與子莫執中何異蓋精一之

執中無適非中其曰名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

執中其為我者不敢為揚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

三聖以為中則其活由執其一節以為中則其死

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則非學聖

謂子莫執中比揚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

子莫知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者不同則知此說
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
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
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
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
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失之乃
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
未必不可不流而爲小人之中庸亦必繼之曰善
而不可言擇中其曰擇乎中誰識乎失惟民善則
豈不以其善端可求而中體誰識乎失惟民善則
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
毅墨氏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
各流于一偏滄脊不已遂至各及其偏一則爲我
一則兼愛至于子莫又自其未流觀之而知楊墨
之皆失中也乃度于兼愛爲我之問而執其中其
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
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于一定之中而執之
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中
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執中此子莫者是要安排
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此子莫者是要安
二者分辯如何浩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
中禍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爲中死法

友了凡曰註言爲我害仁兼愛
害義則是幸而害一矣非廢
百之謂也楊子爲我不但害仁其
所謂義者亦不得其宜而百凡
爲皆偏在一邊矣子莫執中亦
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必存
執必成非今之闢異端者自以
爲衛道而不知執者儒教則儒亦
害道慎之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排者
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
惡爲皆去也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善義惟知有己不知有人
似義非義而有害于仁兼愛者愛
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于義

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
愛則無愛是乃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天道而
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爲廢百耳○云峯
胡氏曰吾儒亦有所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
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中也
也一以貫焉異端之一也一以廢百○新安
陳氏曰舉一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也○此

章言道之所貴者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
與時中之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中同曰然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

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聞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中而不執之正是一處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以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隨事而理而自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而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于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表一凡曰註添貧賤二字固非而說者欲即以飢渴為心害謂人為飢渴所迫每至失其良是飢渴不止有害于口腹而亦有害于心也細玩此說便覺淺了玩亦皆二字則害心不止一端亦不定在貧賤上如耽玩文章技藝以至馳神異端玄妙皆是害心只就心之甘怨尽情洗滌世味讓郁衆所嗜好者吾一切禁之自然本源澄徹孝問日新

七

莫中江曰飢寒可言貧賤而渴則飲水可濟何以言貧孟子只借飢渴之害移在心上說不直道破貧賤二字微言曰不憂不及大言縱不能過人來落在人後也且不為世味所染便是超然不憂字當味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

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其亦以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

為憂矣

孟子卷之六

蔡虛希曰前章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之意

世書九卷

卷之六

七

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入遠矣
可人若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於富貴辨其遠矣
過人之遠則不當得其正理而失其正味
惡之正味知之在口而失其正理而失其正味
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而失其正味
子因舉人之心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能
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
忍飢渴遂歌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
是害之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所以能害
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能不以貧
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所以能不以貧
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
以脫飢渴必不肯受富貴以害其心而存天理也
久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子學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
爰原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

不可逾越○新發輔氏曰介有剛介特燕介之
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燕本訓燕隅惟
其燕隅分辨所所以能如此亦如燕本訓燕隅惟
以清燕燕繫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不怨厄窮不恨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相發明和乃所以為和和生山也與聖人之和互
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知其介曰只不卑
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介可知矣○斷安
謝氏曰不以三公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斷安
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與孔子論夷齊不念
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朱子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
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天下不顧皆能
于不介故也○雲峯氏曰人皆知柳下惠之清而
不知夷齊之清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四字出杜預
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

世書九卷

卷之六

七

七

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于顯明者則
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注以為孔孟之論夷齊則
下惠亦得此意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
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
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注於語夫子之墻數仞
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
說數秦氏傳從孔說愚記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
尋則計之也仞亦八尺也度脩廣則計之以尋度高
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
此觀之則不說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
為是鄭說恐非

呂希哲方十餘歲師集
及長從胡文定後從石徂
孫明復晚年居靜室一室
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其
在和州有詩云除却借書沽
酒外更無事擾公私希哲
公著之子而東萊希哲也
世之孫也

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
明河南人仁不如堯

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

至於天道未竟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慶原補
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為未及
夫泉也○云峯明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
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通尚朱
氏公選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
餘如學如不及漸者如斯日知其成功一也允教人
道及人自畫百人十已千知之成功一也允教人
以不可自畫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

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

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
則有假借之也○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
子分也遂知堯舜之由而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
揚氏曰堯舜性之而已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龜山
也五霸則假借之而已非也若常仲責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昭王之非也若常仲責包茅不
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本意假此
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只是合下稟
性善之善字實性之善與堯舜性之只是合下稟
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性是失著了反之
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
身是從身上做來更精密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
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
必有此意○論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
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五相發明
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與此章為二而五相發明
一字新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
心之法

徐做強呈伯乃置自家真
 仁義不用外尋倘假者以自
 文如裝成戲劇雖甚逼真
 終非已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

非真有數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嗟莫世

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如註久假不歸即為真

有則誤矣自不知也五霸久假不歸設如云五霸

非已固有也程子曰堯舜性之而已而行者也湯武

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為假者謀若假者之物意

其得為真有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固莫辨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獲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

嗟莫世

蔡沈註我不可使其狎
習不順義理之人
愚謂與善與善意不同書
所指不順者太甲左右
人也孟子前指不順於
太甲也

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此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
而果且流毒後世如子知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
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則但之誠心他
本欲他事之行又性有這題目入得做不得不舉
行此即子所以有功之罪之魁之論○國要舉
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者當然而然假之者
有似然而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

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之狎習見也
不順言太甲
所為不順義理也見其如此餘見反形旬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狎下甲切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也

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
時太甲在諒陰故徒之先王黨側使之動心忍性
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大甲居憂于桐
耳太甲克終名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
克終雖由其自德則於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感格之無非其自德則於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放之是篡亂之
心存焉其於世始也建昌邑之不審而至於宣庶幾乎
不加焉其於世始也建昌邑之不審而至於宣庶幾乎
以為擅廢立無一人之志蓋有愧也所以嚴延年劫之
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
誅而無赦者也○履深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
朝夕勉強所能為哉

與平声

者他本

表了凡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
用其言安謂社稷國謂
百姓克足尊謂臣民具貽榮
謂中外不侮

信於人至此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
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
辨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
與不恭之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
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而獨不言其
即此任之弊也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而獨不言其
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餐七用反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
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
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

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

孟子告之固美其素餐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

君子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

從之則亦薰陶乎大德狗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

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非君子之

無功而業建不用亦何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

不受祿與乎丑之見何陋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仕

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見幾之智孟子

之主於食人者而言也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

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此皆因
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
交際之禮

出盤之上九云眾方有為焉
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表了凡曰殺死罪四句是泛論
居惡在四句在大人行之則為事
在士尚之則為志註中体用不
可分貼仁義亦不可用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上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

深子曰思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行也

仁安宅也義正路也
即孟子之言也

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声下同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

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

須高尚方可志于仁義則高尚則高尚孔子利欲則卑汚

言人不可不為士者但當尚志也孟子謂公卿大夫

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

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表了凡曰馬字是活字帶下
讀只作于字看註是倒解不
是以罪字替入字

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取之則人之所以能愛者
則其義之推矣非其有而得之非義由是而居
則不遠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仁
之事亦不越此而巳矣志乎仁義已備大
蓋志者何事之本對以士志也事者志之
位之舉而措之素高則必待有事可見而後
亦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見而
心義形諸事且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見而
名義則以人心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
宅正則以人心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
略言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

貨信之是全簞食且美之義也人莫大焉

舍音捨食音嗣

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

小廉者簞食豆羹也
者親戚君臣上下也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
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燕耳其辟兄離
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
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知義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
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
受此狗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
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于
偷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
孟子言以此時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者必察其大
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對匡章既深
非之此又申言之第二章當參看通考朱氏公遷曰

虎關夢若俱論此章
載在濟北集昇霖集
虎關失之夢若得之
夢若好讀抑子故論得好
虎關果教之人宜乎其失
馬

伊尹之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于直仲子之操害于燕則皆不合于義者也其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為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思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典平声

桃應問也

夫音扶惡平声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

音徒新與欣同樂音洛

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音徒新與欣同樂音洛
 而巳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
 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
 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
 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
 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有天子之法天理也
 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學有天子之法天理也者察此而有得焉
 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有天子之法天理也
 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上之事矣某子
嘗問李先事以此事先生曰謂瞽父子只為無此
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

律得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
 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
 下是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辜陶亦只得執之
 而巳若人能遠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巳則便是天也
 陶亦安能遠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巳則便是天也
 下有如此底心其初便能為是權制今人心底亦須是合
 如此底心其初便能為是權制今人心底亦須是合
 矣非洞見其初便能為是權制今人心底亦須是合
 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見
 南軒張氏曰舜之為天子初不以天下與子也○循
 天理之當然而已為警則廢父子而其在天下與子也○循
 天下之公若致辟于警則廢父子而其在天下與子也○循
 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也舜則廢父子而其在天下與子也○循
 在事則使舜得義所當也舜則廢父子而其在天下與子也○循
 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巳善發明舜則以此
 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舜之
 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利害之見論之則舜之
 命而巳若相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
 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臯既執警聘舜鳥得而竊

孟子卷一

四

○孟子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夫音扶

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與平声

范齊邑居謂所處下同之位養奉養去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皆云羨延面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乎

廣居見下同反前篇謂仁尹氏曰睟音然見於面

盜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習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

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志
垣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先問孟子曰氣養移於後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於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亦交之也愛而不敬

獸畜之也

亥田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大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
程子曰恭敬雖

詩傳云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也此不同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

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鶩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下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脩身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苦添也通考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其形色是曰踐形

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于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目形色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後一舉一動皆有理○形色是上便有天性視便有一理聽便有聽之理○形色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形中矣○踐猶踐言踐形之謂伊川說充其形色說得好形色是形躰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胃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生人得之于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

紛矣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
矣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
強上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

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
終喪其傅為請于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九月

練即旬切義又練縗也廣韻
白練又精熟曰練
緣說文衣純也禮記深衣
純袂緣純邊廣各半
注純謂縗之也緣袂謂其
口也鄭康成注云飾衣領袂
口曰純公孫丑傳緣所以儒
術注詩言之於衣加純
緣也

五月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

禮公子為其母所生練冠麻衣縗赤黃色緣

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

即除故請之也麻衣縗緣為美妻縗冠葛經帶麻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

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

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

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

麻縗切

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則不肖者有以企智
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

同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材次
不同者也谷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
不能及時而其生也後

有如時雨之化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天人力

已至而未能自化所以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
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於類曾是以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
當其時而已化○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
類子以四勿告曾子曰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類曾
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類曾
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
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
化也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

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其德則天

資純樞者通達其材材是資資明敏者○雲峯則天

氏曰孔門四科類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

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類曾為時雨
化之何也蓋有類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
類曾二子之妙得未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材皆問固在其中而又不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九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相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孫子曰艾艾章也自艾淑艾皆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有斬絕自新之意繼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業相答問而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八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陳註云今以當美者為善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鄭註云下地也
集解曰殉道殉身是已為主也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己為主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為主退辱之權在人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道殉身

能藏絕物而使君子雖不赴道以殉人亦未嘗離人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及也○雲峯胡氏曰道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顯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跡謂中道而立教有繩墨較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者不可及之使卑者不可言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曜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

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後陳子車至法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而後
充子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幸得已則吾欲也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
以子者已則吾欲也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

此陳皓註也

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也
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

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志修身見于世故以道殉乎人者陳仲子

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者伊尹周

公是也以道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

乎道也以道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

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難得之無所用

夫子凡曰以道殉人妾婦之道此道字與本文道字不同故去之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
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
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

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
所挾則二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持之
之稱勲勞已嘗有功勞于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
持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此言君子雖誨人不
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
倦又惡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
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
有能思所以必竭兩端之故於所
挾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溥無所不溥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
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宗對國
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况

陸家曰方喬立已而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太過舉進銳退速為證於是并懲其初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衰故退速○三者之
速其病正在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弊理勢必然難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施紙之反○虞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
及流于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
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
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
一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
講學之際○雲峯胡氏曰前二句是當用其心而
用之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
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

物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謂禽獸草木通考○勿齋程氏曰天地之心鬼神

所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萬物能推所為是之謂

有節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

節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取之非矣

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以

謂不知類况絕戚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

猶愛無差等釋氏程氏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

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震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

唯乎

孟子卷之六

五

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
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
倒行逆施之未幾之於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
心涵養於私欲然楊氏曰其分去不同故所施不
後是聖學工夫然
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問孟子言
小大之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
有所謂一理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終首一
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
乎仁者人心也
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為仁於
分殊所以分殊也○何以為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
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
者莫非天地之體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
然親者吾之同體而吾之同類者也是之謂理一
是以謂分殊之故仁愛之施則有貴賤之分也○朱氏祖義曰
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人

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
之中而失其貴賤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
以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
愛之而仁是以無差等者施由親也始亦非其於民反不
仁也墨氏之愛是以無差等者施由親也始亦非其於民反不
蓋仁之而不親也○東陽許氏曰愛之而無差等者施由親也始亦非其於民反不
於親反不親也○東陽許氏曰愛之而無差等者施由親也始亦非其於民反不
等義不輕用○東陽許氏曰愛之而無差等者施由親也始亦非其於民反不
之義不輕用○東陽許氏曰愛之而無差等者施由親也始亦非其於民反不
之本義親又重於仁通豈天物之意而弗仁之愛愛惜
之所由立親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推字仁
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所由推字仁
推已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已所用程子
出推行去尔知者之知並去声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
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

孟子卷之六 五十一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
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
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問如堯舜
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
隨其時勢之不同。堯舜之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
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繫所當為者。皆是也。又曰。
堯舜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為已。憂陶為已。夏憂此
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固學
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

放飯。朱氏之意。而陳皓用之。
毛氏云。凡飲食之飯。與飯
之。飯皆上聲。炊黍之飯
去聲。
飯陳皓註。上聲。朱氏曰。放謂
食之。放。馳而無所節也。流謂
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鄭玄註。云。放飯。去手。飯。
於器中。人所指。多也。
鄭陳皆云。大猶新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考朱氏公遷曰。
博施濟眾者。聖人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飯扶。說反。歆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
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
者也。齒。決。齧。吾結。斷乾。音。肉。不敬之小者也。曰。曲禮
決。飯。濡。濕也。宜。齧。斷。乾。肉。堅。宜。用。手。齧。問。講。求。之
意。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為。不
無。放。飯。流。歆。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
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

急務人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記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

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此章言君子之為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

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識其全體者則

于下流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智非集主意為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

之治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

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與急親賢為務相對以

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

卑陶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即智之所知亦終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並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盡心章句下

九三十八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言孟子出處餘皆并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

仁
於樂

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聞靡爛其血肉也復扶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糜

末三章之意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言仁人

之因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逮親南軒張

者雖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

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

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

差等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疎逮親者殉欲而

從沉者也惟其徇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不至殺

極也始之藥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

身覆族不己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存惠王不仁之

知是因其所行而如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戰

管仲云爾頁包茅不天子
祭不共無以編爾常人是
微昭王南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對曰頁之
不入寡人君之罪也敢
不共結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師
進次于陘居步請盟
師退次于君陵遂盟

程子曰解義理一向靠書
冊何由得不惟自失兼亦
悞人

韓子云孟子蓋信書則不如
無書書安可無也當作無為
書為治也言不如不讀也見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
徐做強曰獨言武成者蓋
湯之伐桀猶一於放君若
武王黃鉞之書未太白之懸
當時心事已不自林西
山之三子洛邑之頑民矣
而以過辭文之天下後世
或疑牧野之師非應天
順人之卒者未必無世故表
而出之

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
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
知假尊王機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
秋所以無義戰也
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
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
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
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
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
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于武成取二
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任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

徐本庵曰疑是人失子楚人得之苟不免於殺則商人自相殺與武王殺之也何異
愚謂孟子之意謂武王至仁武成多誤耳余註及徐傲發之說蛇足乎孟子之言何其明白簡易矣

其無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聲不仁之心耳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言何哉宋子曰此乃後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義而亦不忍言也程子曰紂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嘗曰弘景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未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

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重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戰殺人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世以孟子為多咻經豈不惑之甚和通考宋氏公遷曰吊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揚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暴虐而合義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齊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隣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不明典師之義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

罪也

制行抗伍曰陳交兵曰戰之太罪人也世律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

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句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字如輪也千

書序作百收誓篇也周禮有虎賁氏取其勇而疾走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

書序者孔子國尚書也註云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革車書序作我車註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三千人舉全數

若崩非謂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之意言其如頤如頤角之下也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國之際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臣矣而孟子前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德焉其惟好仁乎好仁無敵於天下若不至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下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

姚承菴曰此章與君子引而不發意同全要字者妙悟于規矩之外

入巧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兼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

悟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覺悟處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

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此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

公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字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摠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現之斲輪徐則其而不周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斲輪徐則其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問臣不能以喻臣之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及其為天子也披衽衣鼓琴二十女果若固

孟子卷之六

表了凡公個若字
以狀其心之常定常靜

有之

飲食也糗乾音構備也茹亦食也衿畫俗作衣也
緇氏曰畫黼黻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
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
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
所性分去聲定故也
存樂天而安上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
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
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
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
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為外物所遷飯疏飲水樂在其
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疏飲水樂在其

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皆
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去而感發也一間
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
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固已在
此乎規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他人者實自
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念欲寡

孟子卷之六

然息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戚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新安陳氏曰關有議有征古者禁異服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

以賦歛反驗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

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不止於關

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

不終日而改也 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

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

皆轉而為一已之計矣本原不正無性不失先王

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屢源補氏曰關則

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 譏察非常為善

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

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歛

圍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

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之言語句句是事實

言之則必行之而已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入不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入

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宋子曰

孟子卷之六

死

董夢峰曰周於德謂識
到守到又氣到也識不到
則賊首或之於曹操是
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
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情
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秦虛蓋而如實武子當
成公之時蒙伯玉當衛夫
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
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
在春秋事之在戰國真
如魯在泥塗終不受點
汚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積源輔氏曰德貴蓄
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
欲以遊於和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
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
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積自特死而
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
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
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殺我身也
亂我志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
非能輕富貴之人則以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於
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勿心然
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讓千乘之國惟
亦有時而能之耳本非真能讓國也徒慕讓國之美
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破千金之國那邊簞
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
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指真
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真
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

愚謂所安孔子察其所安
意其人之所樂也亦有善有惡
輔陳之說不是

丘民之解見下章

愚謂孟子之後漢高
百年先武之百年唐本
百年宋本相三百年雖非
至仁然比他君則愈之
甚矣孟子之言益神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

不可以得立民之心盜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

而得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

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

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終

於仁不取天下而立國者始所行亦必庶幾

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

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

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維季反以祀之

以禮也野之社壝為畿木遂以其社稷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

之諸侯主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取五色土封

祭五土之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一色土取五色土封

其同功均利以養生之故也蓋國以民為本社稷

亦為去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繫於二者之存亡故

其輕重如此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慕奪

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

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

廣韻壇壝也
周禮寺合壇宮注本壇
土起壝壝以為宮

陳結云記四方者因蜡祭而
記其重也蜡祭之禮列
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則
蜡之神不得與諸國方
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
財不妄用也

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
其社稷之壇也而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非改立其神也
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惟持崇高之勢而忽天下民之微
貴社稷其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
恃惟恐其失之也則使民得而社稷可保矣是民
明王畏其民而自居使民畏已而社稷可保矣是民
畏已者亡其驕亢自命去之矣○虞源輔氏曰天
日離民心離之是司命去之矣○虞源輔氏曰天
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
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
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辨夫社稷
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此於重之論而辨夫社稷
寧明切之意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
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重炙之也餘見形
反前篇朱子曰孟子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不同於孔子而歸之而不願學也及其與焉蓋孔子道大
以百世之師而不願學也孔子反與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反與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潔行高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反與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問曰孟子學孔子者慕之者沒身反與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即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感而深歎仰之何
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
其為效也速而去病之切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
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切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

延之名義年八九歲讀杜
南長篇歌行一過即能逆
誦南軒員秘丞與與誦
齋定為金石交溢不尚
自號遂初

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仁也
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
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
信而言五常之
尤為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

重去聲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可即是
之時則接浙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
母國而有二宿出畫之滯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
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
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充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陳蔡之厄聖人之極不與也
補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不與也
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由所訛所妄理賴也今按
漢書無狸音方書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
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儼之至耳晉灼云楊雄
方書曰狸聊也許慎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
賴於口者言大
為衆口所訛也

漢書註云蘇林曰狸賴也
晉灼云此為其計畫無
所聊慎至於自殺耳
姚承菴有分辯曰無

分辯安知此言是謂不理
於口憎茲多口為世所
憎茲所以多口耳孔子之
愠於群小文王之不殄厥愠
正見士憎茲多口意理在
賴字解愠在增字解不
敢謂是
表凡口接愠正當從心
言主為人所憎患故於此多
口若作增益之增則以下
多字重疊其矣
程子京人多行不義人
却不說君子未有事便
生議論至白易行亦是常
理故曰無傷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王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
王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如語之屢憎於人
新安陳氏曰為士者
往往見憎如此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詩却反蒲昧風栢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
怒也本言衛之佞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
之事可以當之叔孫是也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
承上起下之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

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味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
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自處上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免逢人之愠怒况今能絕眾口之謗訕乎惟在自
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眾口所謗訕而其
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令名
孟子意謂者難為眾口所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
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慶源輔氏

大註不自味其聲問東
陽說人不能損其令名二
說不同東陽似勝

孟子卷之六

紐說文云也趙岐豐氏說同紐作鈕鈕按字書即鏡弩等之鼻外即即云追鈕也鐘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按周禮考工記鐘縣平聲謂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盤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蒙作薄態及盤龍獸之類和蠶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皆旋蟲之類也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與平聲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與涂通容九軌周禮冬官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九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焦弱侯曰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既以聲言未辨其為何樂而豐氏獨以鍾解之今考追蠶進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彫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衡筭皆玉飾注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毋追音牟堆注謂追猶堆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為推而追槌同義柎子所謂槌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鍾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虫謂之幹又因蠶虫逐附會以為鍾紐即周禮之旋虫穿鑿甚矣細詳其義當為追擊之追無疑又按蠶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歌勺東方朔以蠶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即海中大螺公輸狀見蠶虫出頸潛以足畫之其蠶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在傳為其不疾癩蠶是也一蘆啓切音禮說文虫齧木中是也若此蠶字當從蘆啓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蠶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蠶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遠近之故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代辭編十一

崇始不可復

復扶又反

知新日錄亦載此說

大

怡習不善搏虎

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眾逐虎

表了凡刑正欲以卒

為善士則之作句下

為士者笑之正與

則之相應亦有理

陸武齋救園雜記第十

卷有此事與表了凡同近見嘉興刻本點法如此云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

又自言恐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

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

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

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

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為善也之適也

負依也山曲曰嶠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

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

言如此南齊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

悅於流俗然發之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

已而巳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悅而有動哉審諸

利也而孟子之所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

賑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

不能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復有

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復有

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饑仁也知其不可言而不

言智也通考朱氏公隱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而

櫻伊成切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為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為善人矣
好別人以為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然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

為也謂

有諸已之謂信

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
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
如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脩製以為圓為散若
藥材不真雖百般碾碾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
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益
有諸已便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
妄曰此便是他有不和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
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
可欲為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
註不然可欲是欲別人欲以為可欲益若以為已之欲
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惡臭如好去好色是

則可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

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二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

誠善於身之謂信或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勉強慕焉未必

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
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
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
於外矣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
焉則其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無
折之則其善之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
美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是都得知了實是如此
作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盡充實之謂美是
就行上說事上說行得盡充實之謂美是
無待於外○震源輔氏曰有諸己則已行其善至
於外矣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肢發於事業卦引則德業至盛而不可知矣
又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
洋溢四出而不已焉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益明是則
於四體其人在事也○震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
所謂大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可見之迹則
不思不勉從七容容中去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
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孰之而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者如人操
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

大而化之謂化其大者而無
迹之可見翰光晦跡之意似
之化者變也鐘魯謂天之
聖此語尤好

高拱曰湯武皆聖人也
可謂神乎堯舜孔子皆
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
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
若神聖果是一等則孟
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矣
蔡清說與高拱同然併用程子註不定于一每如此可憾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
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朱子曰聖之極無功至矣盡矣不
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功至矣盡矣不

度尺度便是已○朱子曰大而不可化則其大者未
能離乎方躋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
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鮮凍
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
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何也○慶源輔氏
曰大則猶可以言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
以目見不可言傳無待於思惟假於勉強從
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之力所能及矣通考
復峯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全聖至極而言是
反言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聖至極而言是
專言之者允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反性之
也○聖也自性之推之聖而加以反之者此說反性之
之至與以性之推之聖而加以反之者此說反性之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必有非耳目所能測者是則所以神者而非聖人
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
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亦未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
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亦未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
無可惡之惡而有可喜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信
箇有此善若不一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
自光輝而下雖一節入則化其言仲尼無迹曰如頭
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其大之無迹曰如頭
有迹孟孟其亦若或問顏子之微有迹曰如頭
無迹善無施勞皆是或問顏子之微有迹曰如頭
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
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
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矣至於聖而神且神者信此
外此而已又曰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矣其體亦不
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以聖然後為全盡純於此
也

四書大全卷之六 孟子下 五

薛方台余過鄒謁孟子蓋其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
廟見西向配享者惟樂正
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
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
之四科

蔡虛齋曰此止字非論語
未見其止之本旨蓋亦詳所
謂結果之意
南軒主第一條程子主第二
條

蓋其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
未實也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鋪發從子敖先
中則其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宋子曰言在二者之意
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未大未慶源輔氏曰誠
其誠有諸已則其從子敖之事張子曰顏淵樂正
當如惡惡臭而不自覺也樂子曰樂正子資質純
子皆知好下同仁矣粹畧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
論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
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
未至聖人之止耳慶源輔氏曰張子并顏子此
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致矣徒知可欲
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

其他作
在

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諸已
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
終亦必亡之矣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已
散走也

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
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慶源

氏上下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而各故謂
之神也雲峯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

善而人之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
終而人之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
高虛惟在乎實有如此善而力行以充之爾新

之極致亦不致乎自聖神高而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
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以下之聖
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以下之聖
循循不克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聖有生熟
之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極雖比性之聖有生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得

趨截但
子且切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太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孟子曰楊墨皆是和說無太輕重但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而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彼臨而私勝墨之此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苦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豚豚也苦闌也招畧高縣也羈其足也羈字當作羈羈族也

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曰於異端可以容和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恕者至正不可以容小仁之至也如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

爲用其三而父子離

殍撫俱切餓死又平表切見玉篇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

昔粟米曰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周禮小司徒均人凡均地征以年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皆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役之征歟○此所謂布只是夏布麻所為者若今綿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

蔡康而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至朱子時又用之故稱今云三限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涉三時也○既言兩稅又言三限蓋兩稅三限都是當時征役名色朱子此兼舉言者以證不一時并取之意與孟子同耳故早亦此意也○三限布縷征限以夏粟米之征限以秋力役之征限以冬

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井去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一時併取三者也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出而緩其不知何所據而云曆室陳氏曰緩非其始征但於唐不知何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粟米之征乃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侯寶人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諸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虞君規括不悟事奇而見殺見說花蓮本編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

則才有所不取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言
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
有取死之道又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
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
敗家其何日之有夏澤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
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
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一則
行險徼倖無所不至不於顛覆而已也孟子之
言但求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已也學者不
信詐意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駁駁然入於

薛方山曰書人物考後民
傳 上官館人上官館人
孟子之滕館于上官館
人業履置之牖上邪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履於牖上館
人求之弗得 業履韻云次也

獲或謂孟子自無以從
者之廖乎孟子曰子以
是為竊履來與館人
曰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

館舍也上官別宮名業履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
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此與集註異也而其愈也蓋矣吾聞之師云

蔡虛齋曰子是為竊
履來與館人指者來字竊
意與下文來者不拒及註中
苟以向道而來之來字皆同
蓋不為竊履來則是向
道之心而來矣
蔡虛齋曰往者是向日之
不善也來者是今日向善
而來也不是說後日之不善
故註云雖夫子亦不能保其
往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
為竊履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

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 夫子如字舊本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與瘦
匿也言子之從者

乃匿入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
因言此從者固不為去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

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

孝了凡曰看來實字以下解
勝本註

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其受之者然
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其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
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
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上惡不仁而不可使不仁者不加乎其
身上便是不能充爾汝之實也○看來實字對名
字說不欲入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
也然反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惡爾汝之名
無受爾汝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此
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蓋謂惡爾汝之名
是惡人爾汝之實也○反身而充其可爾汝之行是
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其可爾汝之行是實
行則所為無非義矣○意義較夫人不爾汝之稱
曰此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密於察之不至則不
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密於察之不至則不
皆受之量而有義於此時而後能充其無受而
實之心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其無受而
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其無受而

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也

而不言是以不言也
而不言是以不言也
而不言是以不言也

也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平
佞未可以言而隱默而不可以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
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故特舉以見形
反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上之
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朱子曰餽是鉤致

四書大全卷之六

四書大全卷之六

肯樂

自家却強說幾句要說去不動人要去悅人是言
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此也外直心而私意如此使
來問我之類裏面是問如此章先言不忍之心苟能
是穿窬之類只是地○是問此章先言不忍之心苟能
地裏面却不是一地○是問此章先言不忍之心苟能
何也曰仁却不是一地○是問此章先言不忍之心苟能
就至粗處說未可項多又問人能充之實處不言是
就人至微處說未可項多又問人能充之實處不言是
無所往而不到這田也時行工夫大有毫末盡了實
無受爾汝之實矣○達也者推之使有毫末盡了實
猶以須填塞教實矣○達也者推之使有毫末盡了實
此乎始以是為悅者乎○達也者推之使有毫末盡了實
須者始以是為悅者乎○達也者推之使有毫末盡了實
仁可得而存故反覆再三推之也蓋取之使為非義
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三節之言微而理密於爾密
有甚於前所故以道言之夫一微而理密於爾密
在土則有所不取於人則一語一默之微於爾密
安排而有有意探取於人則一語一默之微於爾密

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亦不容
無穿窬之心而達之無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
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推其義亦精矣
○雲峯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義亦精矣
即其有不忍之心而推之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即其有不忍之心而推之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之謂之無少壅遏則此謂之達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則謂之無少壅遏則此謂之達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五及之能充者推之論始充者推之論始充者推之論始
不達之能充者推之論始充者推之論始充者推之論始
矣先儒云孟子集註之始充者推之論始充者推之論始
為一句節非朱子平生孰能受爾汝之哉○新安陳氏曰此
章後二節單言其義無受爾汝之哉○新安陳氏曰此
言不於稱謂之語其言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曰色厲而內稱謂之語其言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充精鍊而貌親在○通考朱氏公遷曰君子與不與皆良
心主乎學力而當仁心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心也○達也者推之使為非義
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人可違而存仁則義在
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義而後仁人可違而存仁則義在

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澹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纓澹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曾點言浴沂風雲之樂皆非土於三者所能到也卷引論之詳矣

陳皓云天子視謂視天子也祐朝服祭服之曲領也祐音劫愚按祐帶者天子之祐帶也孟子取謂之帶亦繫於目前之人矣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不於帶九視不下於帶禮下天子視不下於帶於帶則傲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宋子曰說言近而指遠守約如傳施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傳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謂只是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去逐頭面理會也○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是君子教人之事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約也不下帶而道存乎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修身則本立由是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曰不知道者務唐而無餘味然欲其道則又卸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可守之則思反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

朱子曰復也交復得這本
心泰清曰無失則無復

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
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
不務任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
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反為故壞不假脩為聖之至
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
者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
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有意利行而
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
性及其成功則一也至湯武便與舜更無優劣及
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

焦漪園曰聖人言語自然
可行非預期可行而後為
此言也正即正助忘之正

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
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
累成湯却放桀之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
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斬德武王數紉至於極
其過惡於此可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
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及之舉成功而言惟其
能身之所以能反其性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
而言也乃所以性其誠性也但性之性者是天理其
誠明之性是誠性其誠指其人而言
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

中為行並去告
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

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
行險以徼幸朱子居易
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
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且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
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信
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若
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
曰。若有所意於中。則必有勉强持守之意。力懈意弛
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
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
為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
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而為
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

謂

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
意也。○新安陳氏曰。惟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
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語意相類。

富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

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
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
書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
必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

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
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也。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也。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也。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也。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也。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也。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中庸卷之六

九

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說音稅

貌音恥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上富貴

高顯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

也。而謂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孟子曰：說大人

則藐之，蓋主為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

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

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

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耳。○今人不是畏大

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

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

巍巍然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教王莫

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

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攝懼，而得

以盡其所言。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不用其

敬，豈於大人而遂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

視之，則是為巍上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攝怯，則

必不能展盡底蘊。強剛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

則必至于變其所欲，而反徇之也。

攘楚危反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

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

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

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般音盤，樂音洛，乘去声

貌音恥

榱桷音也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
 丈也此皆其所謂魏也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
 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魏也者何足道
 哉南軒張氏曰魏讀如渺在氏曰以是藐諸孤貌
 於其中動于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
 使在我不知古制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
 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后之
 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
 既得志則能守其所慕遂欲不已後知自重知自重
 而道行則為勢所屈使其身用而後知自重知自重
 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
 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崩然之氣象便
 不見其大之亦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却此而不
 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

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
 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
 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甲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
 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
 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周子曰養
 寡欲則欲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
 養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源行明通
 子曰何養此心不自誠苟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
 矣又只是言天理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之朱子曰
 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束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束。曾子以及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

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

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聶，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下。炙，之夜。

季彭山曰：諱名不諱姓，從父沒後言蓋古者死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諱易名，于是季有諱，亦不諱也。

禮記少儀注：謂之為言，諱也。謂人云，諱薄切肉也。亦作聶，直涉切。

燄，隻肉也。圖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悟周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香，見其順親志，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

之？**狂士**

盍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均高

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

表了凡曰：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深，世情不豎，本性是，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

人之等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作下學工後
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
又該括得下的句進取即是志
大而不忘其物即是略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

狷音絹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

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

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

為者知恥自好去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以下孟子言也狂者其次謂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

見形句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

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

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琴牢孔子門人衛人字
子開事見在檀弓公
宗魯死將往而仲尼
琴張與子桑戶並事
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
相與為友見季武子
季武子與大夫季孫處也

陳皓云若倚門而歌則非礼矣其亦狂之一端歟記者譏
曾皙之廢禮也

蔡虛齋曰至夷考其行則
又不能如其言此所以謂之狂
矣凡凡異字從嘍之生來
言其志何等高大而平之
愁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嘍嘍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

嘍火交反行去声

嘍嘍志大言大也重平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

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數也言平考其行

則不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輒稱之

簡故程子曰曾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震源輔氏曰曾哲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

則所謂嘍嘍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知遠

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

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

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

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

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

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

者歟賢者過之其獯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

庸也震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其所守者

我我於孔子也
表了凡曰孔子曰段詳上下
文氣似重手所引自論狂
狷而及鄉原也註以為乃章
所引姑從之

不得已而與夫狂狷也○新安陳氏
曰以不善為不察而不屑為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
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
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
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此其事業○富國篇其
慤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故鄉里所謂
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
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

惡去聲而痛絕之也以上釋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
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
註引荀子為証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
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與然又鄉人以爲愿則固
非真愿者也

曰何以是嘍嘍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

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

踽其禹反闒音奄

行去声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
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而
徒每事必稱故人邪俗作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
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
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
之志也以上皆釋闔如奄人之奄闔藏之意也禮周
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媚求悅於人也孟子
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子曰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狗
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狗
心只要得人無所非刺既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狗
理之是非彼狂者嗶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於未
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
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

閉

吳無障曰無所往而不為
原人謂人比皆慕而效之也

李貞菴曰非言大槩說他
不是刺是攻擊乃細幸他
不是處而謹責之

愚按自者自於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
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
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
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

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一鄉原反非笑之鄉
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
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
闔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情狀
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德之賊也

誅說文云謂數其過而諫之通作刺諫下以風刺上至若刺之無刺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汗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者能行而見所不逮於高遠而行不到猶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彼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孟子以爲是德之賊也○南軒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舉刺之無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汗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似忠信廉潔曰美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爲是所以卒爲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太中正天理之存乎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善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

與百本不足以致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淆故以爲德之賊也○震源精氏曰鄉原既欲人以其爲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迷而不和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太中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興起於善也和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且和慝不

濟事逐也

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太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和慝並起不可

勝平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和慝不足

以惑之矣通考吳氏經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

意之○尹氏曰君子取夫扶狂悖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循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

惡去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去其似是而非惑

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

經之說子且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

却說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體

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色朱正色也鄉

原不狂不悖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

故恐其亂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言說故

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

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即為既讖狂者故不狂又

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

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

雖有詳譽然其惡似而非之意則一也

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不是躬行不及政
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理無
論只政事便就這裡做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
上策莫如自洽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
窮蓋有所不可勝排者惟外學既明則彼自戕熄耳
此與蓋風化之不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巳庶不
與則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銷鏢而和無不
能感也既人知之其政則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
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震澤韓氏曰集註反經
之說實辨異端息邪說以聖人相傳之統言之不
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爾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
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
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十歲而交午會以運
世之二之在子歲在甲子禹攝考八年而交午會以運
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三年而交午會以運
下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三年而交午會以運
十九年未庚戌之歲九百五十七年而交午會以運
之六之未庚戌之歲九百五十七年而交午會以運
又七十一一年庚申復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
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孔子卒至
子卒九十一百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矣然亦不能哉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爾氏曰
氏見語孟未嘗言堯舜以未相傳之意但論語以
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降衷中之體
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
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
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皋陶而不言稷

契何也或曰舉禹卑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
曰謨而禹卑獨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
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畢發
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
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仲虺一名仲倪又名仲
鬻奚仲之後也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
相去聲○鬻音律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
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
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萊朱即仲虺也○
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皆文不言武文王謨以
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贊也其舊中
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
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一書至為精微仁
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
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也為
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值崇侯虎諧而伯以告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閔天之徒求美女文馬高貨以獻紂乃赦而伯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素宜反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地於何在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或曰商大鷹揚之烈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
以為見文王之烈而類非大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
教則彛倫之教散
宜生蓋有助焉

論語子張篇子
貢答衛大夫公孫
朝之語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

一串之下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之傳而其
 乃見其意下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之傳而其
 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而又以見夫下音扶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
 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
 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
 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而
 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
 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中言則亦無
 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程其旨深哉集注神
 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蓋為開而知之者言也孟子
 所謂見而後聞而後知者無先後之異也萬古一
 心也時有先後之異而心無先後之異也萬古一
 聖乎默而識之不言而信也此其為神會而心得
 之者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叙道

黃山谷其邪敢夫秋懷
 詩云風壯夫淚多為
 程顥滴當時主夫之仰
 慕信如此宜乎繼子
 之統稱于後世也

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也其在或直以為任
 或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
 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
 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武
 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
 堯舜之道也近舉文王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
 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必疑其言之異也○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
 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
 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
 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音無真儒無善治士猶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留猶亂也

雲峯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
 之末終之以孔子孟子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
 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子以後事無善治而下
 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
 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
 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雲峯胡氏曰
 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
 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求列聖之相
 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有以
 明斯道而言也伊尹墓木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
 之害而深言也夫明道之功正學不傳則道不明
 與孟子之意合故集註述之然學者於道不知
 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
 明道之稱去情也哉
 情實也各稱其實也
 慶源
 二

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
 遂驗也
 雲峯胡氏曰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
 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至則非有志於斯道
 者未足以知明道也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
 知明道之真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
 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
 後用程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
 晰以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
 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以下必有神會而心
 得之者朱子亦當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新安陳
 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辭者矣
 世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
 有知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道者而千四百年後
 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
 現韓子所謂堯以
 是傳之舜至而絕之察朱子所得其傳也
 現韓子所謂堯以
 傳至孟子而絕之察朱子所得其傳也
 現韓子所謂堯以
 統之傳既絕而後續也
 孟子朱子之意章明矣
 通考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之辭見於伊川叙述
 瀨溪此蓋程子門人推尊美之辭見於伊川叙述
 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

132X
152
20

四書大全十六卷終

之經者為多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
 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子之傳續于
 載之緒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
 多亦可
 既不見耳

辛酉二月癸酉朔甲午講了為黑川
 甲戌七月應 辛酉年講了為黑川



之經者為多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
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夫子之傳續于
載之緒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子之傳續于
天理一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川嘗云子之傳續于
多亦可耳

132X
152
20